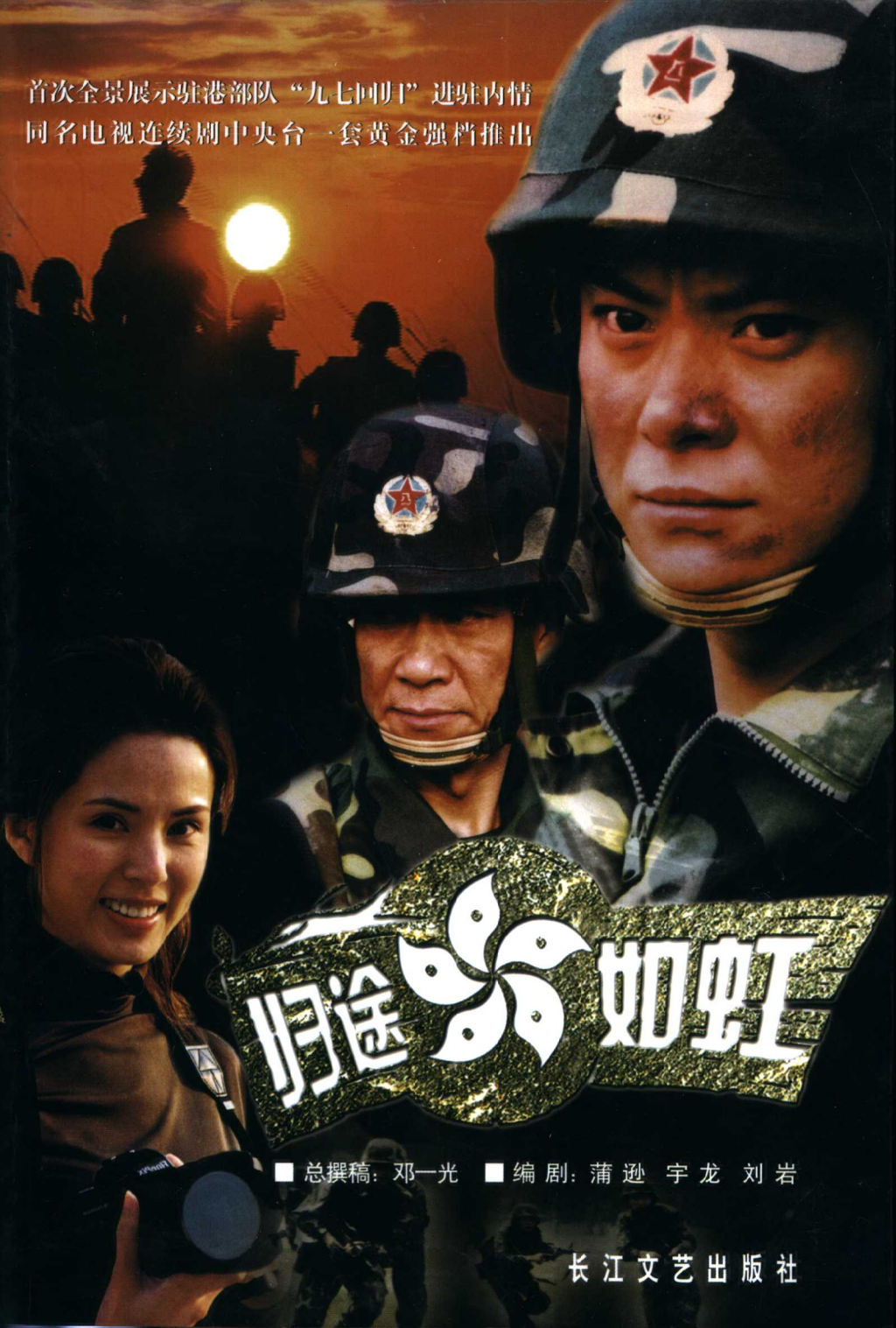


首次全景展示驻港部队“九七回归”进驻内情
同名电视连续剧中央台一套黄金强档推出



■ 总撰稿：邓一光 ■ 编剧：蒲逊 宇龙 刘岩

长江文艺出版社

■ 总撰稿：邓一光

■ 编剧：蒲逊 宇龙 刘岩

归

途

如

虹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途如虹/邓一光 总撰稿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5354-2604-2

I. 归…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988 号

策 划:李正武

整体设计:徐慧芳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梁 风 邓 薇

封面设计:孔森工作室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625 插页:4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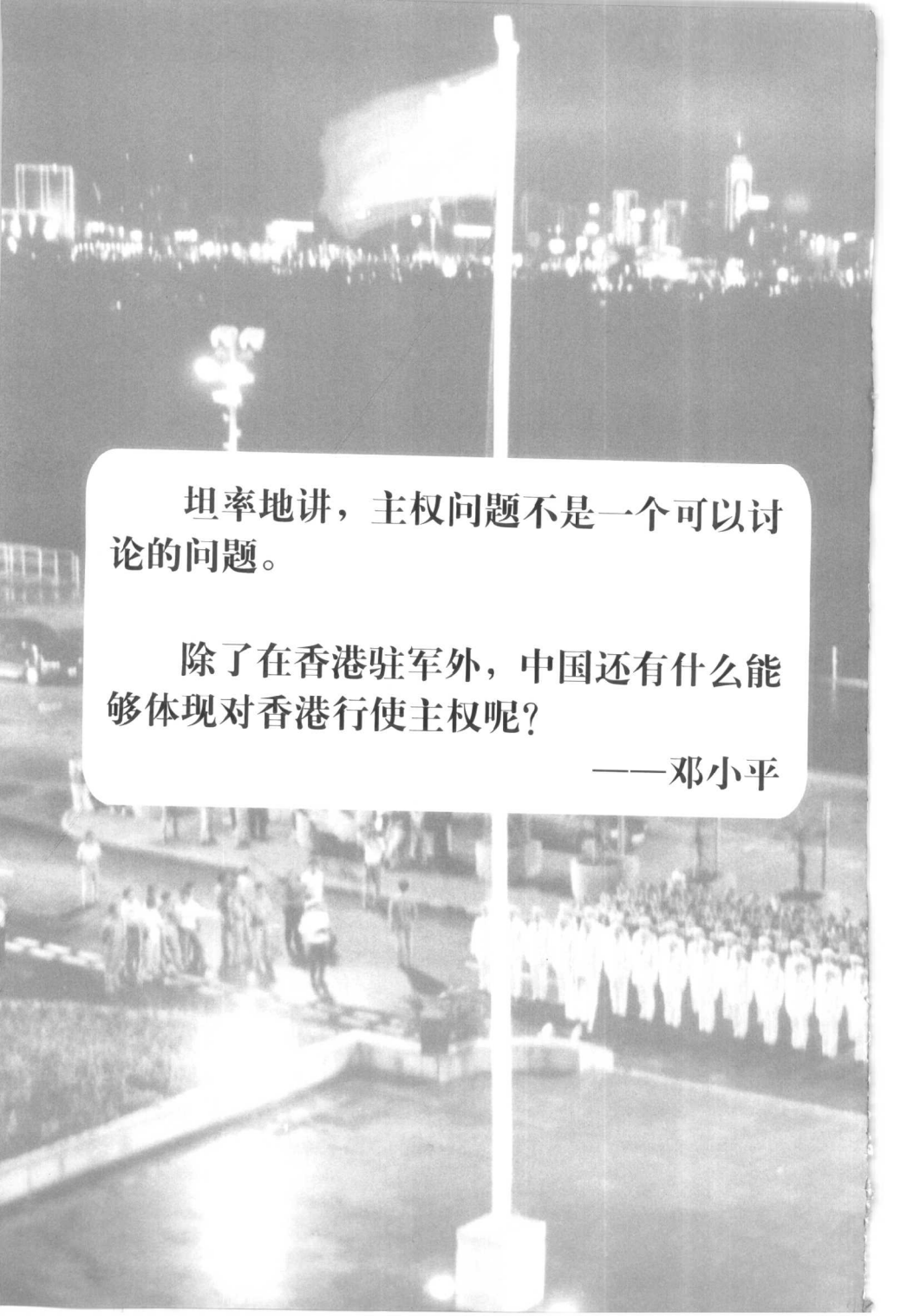
印数:1—18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

——邓小平



何志远(王学圻 饰)“强辞夺理”，勒大为(富大龙 饰)无奈三分



发生争执，劳伦斯大动肝火，常凯平(罗钢 饰)冷眼旁观



时涛(王斑 饰)与苏晴(曾黎 饰)



时涛与梁承烨(汤镇宗 饰)首次相遇, 林嘉仪(李若彤 饰)有些不安



谈判桌上的较量



救火现场



战友们陪常凯平向大海告别



两军交接仪式

第一章

1997年，北京，初春时节。中英联络小组正在进行着紧张而激烈的谈判。

长桌如剑，沿剑的双刃一溜对峙地摆放着两排文件夹。其中一排文件夹中间的一只啪地合上了，随即，这一排所有的文件夹都合上了。英方首席代表将面前合上的文件夹往前推了推，盯着对面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用英语说，港英政府方面不能同意中国军队在1997年7月1日之前进入香港。

不！

中方首席代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严格按照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在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进入香港，但在此之前，英方应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人员先期进入香港，进行香港防务接管的筹备工作。

英方首席代表一摇头，态度强硬地说，我方再一次强调，中方提出的要求不在双方的约定备忘中，属于无理要求，港英政府不予考虑。

中方首席代表坚定地说，我方也再一次强调，如果中国军队的先遣人员不能提前入港，中英军队的防务接管势必会出现脱节问题，那将会严重影响到香港的安全和安定，希望你方能顾全大局，与我方讨论中国军队先遣人员进入香港的时间问题。

英方首席代表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任何中方军事人员都不能在1997年7月1日零时之前进入香港，这一点，我方不认为存在可以讨

论的余地。说完，英方联络小组成员们离席而去。

《香港时报》坐落在香港新界，这是一家保持着中立态度的报纸。此刻，报馆内一片紧张而忙碌景象，有些杂乱，编辑记者们冲来冲去，如大战前将要放弃的一片战场。

曼琪和一位编辑吵着架：我不是未来特首家的女佣，我不知道他和总督在游艇上谈了些什么！

编辑说，“大公报”的外勤怎么知道？难道他们是彭定康游艇上的蜘蛛？

林嘉仪匆匆走进。曼琪一眼看到林嘉仪，救星似的过来拉住她，气呼呼地一指编辑。

曼琪说，你帮我把他从26楼丢下去，我送你老虎的签名球——哇，你真把自己晒成蜜蜂色了，好漂亮！什么时候从澳洲回来的？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林嘉仪说，老板一天十八个电话催我，根本没心情给你电话。我给你带了考拉宝贝，一会儿去我那儿。

曼琪一把拉住欲离去的林嘉仪：小心点儿，老板正上火，董事会正在讨论撤资的问题，大树将倾，我不想把自己吊在《时报》这棵树上，收拾掉“四眼”我就找工去。

曼琪转了头又去找编辑吵架。林嘉仪匆匆进了总编辑室。

总编辑室里，总编辑黄至中对着电话那头说，《时报》这个品牌创建不易，根基也有了，董事会应该考虑这一点……我会拿出解决方案来的。

林嘉仪推门而入，黄至中放下电话，抽一张纸巾揩了揩额头上的汗。

黄至中满脸是笑：嘉仪你可回来了！我先告诉你一个消息。

林嘉仪快嘴快舌地问道：老板。董事会要撤资，《时报》即将关门大吉，对吧？

黄至中说：你怎么知道？

林嘉仪调皮地说：班克斯海滩上的一朵浪花告诉我的。

黄至中苦笑道：嘉仪，我连跳楼的心情都有，你就别开玩笑。

林嘉仪说，总编辑引身坠楼，外勤记者将要闻版编辑推下楼，《时报》连爆两条命案，这可是好新闻——不给你开玩笑了，说吧。

黄至中说，我们这家报纸的背景你知道，港府已经顶不住了，董事会正在讨论卖掉报纸——你先别走，我知道卫视挖你不是一两天了，你有出路，可这家报纸你我都付出了心血，我不打算放弃掉它。

林嘉仪说，有一条现成的路，和《苹果》报合并。

黄至中说，那是被它们吃掉，你我都只有重新退回去，做狗仔的命。我有一个方案，既然大陆对香港的政策没有改变的余地，“一国两制”在技术上是操作的，香港的传媒对1997一向是两极评价，我们《时报》就在夹缝中站出来。

黄至中将案头的一份文件递给林嘉仪：这是我的一份策划。我们改变办报方针，拿出三分之一的版面专事报道1997动向，做十二份专刊，你负责驻军这一块。

林嘉仪说，我讨厌大兵。

黄至中说，但你不讨厌香港，也不讨厌薪水。我已经通知会计室，你的薪水从今天起提高四成，我将呈报董事会，《时报》给你1%股金的分红。

林嘉仪平静地看着自己的上司说，这是真正的血本。

黄至中一笑：但你能让我不坠楼，也能让这张报纸不关门。

林嘉仪说，我喜欢别人夸奖我。

黄至中说，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范围调集了一批青年人才，为驻港部队选拔基层军官，目前正在深圳基地秘密集训，我要你从他们开始。

林嘉仪一点头：叫通联部给我办一张深圳特区的蓝证。

南国深圳。初春季节，梧桐叶透明。

远离市区的教导团驻地，一条长长的营区道，绿阴如两列整齐的士兵，营区纵深处，棋子似的布置严谨的合成化教学楼和生活区，空旷的训练场上孤独地立着一面军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点缀。

红一连士兵丁乐乐和郭喜军被临时抽调到教导团做勤务，此刻，小灵通一般的丁乐乐带着懵里懵懂什么都好奇的郭喜军在大门口做卫生。

一辆越野吉普野马一般开来，驾车者是红一连连长靳大为，他身手敏捷地下车，头也没回，一摔车门大步走到营门口，熟门熟路地出示证件，登记，入门。他的车被重新回到驾驶座上的驾驶员迅速开走。

郭喜军一见靳大为，咧嘴笑着朝他跑去，被丁乐乐一把拽住。

郭喜军说，是连长。丁乐乐说，现在他不是，他只是一名可能被淘汰掉的学员。郭喜军替自己的连长抱不平：才不会呢，连长是军区大比武的尖子，他是最棒的！丁乐乐一副见多识广的小大人样儿：你说的是军区的尖子，今天到这儿来的可是全军的尖子，知道什么是全军吗？郭喜军说，知道，全军就是我军。丁乐乐说，蠢蛋，全军是十三亿人中拔三百万，驻港部队是三百万中拔五千，来这儿的人是五千中拔一百二，最后从这儿出去的人是一百二中拔十二，合一亿人中拔一个，连长他麻烦大了，明白了？郭喜军老老实实地说，明白了。

丁乐乐被自己的说法给吓住了，我操，一亿人中拔一个呀，拔上了打死也是英雄！郭喜军说，班长，照你这么说，我们是从三百万中拔出来的，也算是十万分之一的尖子了？丁乐乐挺了挺胸，一脸严肃地说，你脑子不慢，明年送你读军校去，好好培养培养。

郭喜军叫真：你说了不算，你只是中士，自己还没读上军校呢，你得添上两道杠才配说这种话。

丁乐乐不以为然：你懂什么？我这种人能读军校吗？我得读国防大学，而且是国防大学指挥专业，明白了？

郭喜军老实地说，不明白。

丁乐乐生气了：把牌子再给我擦三遍，一直擦到明白了为止。

一辆越野吉普稳稳当当开来，从驾驶座上跳下常凯平，脚步从容地走向大门口，出示证件，登记入内。他的车也被带来的驾驶员开走了。

小灵通丁乐乐瞟一眼常凯平，立刻报出他的身份和来头：常凯

平，南海舰队导弹快艇艇长，大连海军学院高材生。

郭喜军眼中露出羡慕的神色，嘴张在那儿合不拢。

不一会，一辆越野吉普飘逸地开来，车上下来的是一身夏常服的时涛。他没有带驾驶员，车直接开到大门口停下，下车摘了墨镜，和靳大为、常凯平一样，他是稔熟的、从容不迫的、有点儿漫不经心的，在出示证件和登记过之后，他把车钥匙丢给了值班军官，径直而入。一份潇洒，全在那一摘一抛之中。

丁乐乐眯着眼睛看着快步而去的时涛的背影，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看一只越洋而来的雨燕的惊讶和敬畏。

郭喜军拐了拐丁乐乐问道，班长，你没事吧？

丁乐乐从迷茫中省过神来，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时涛，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我军的未来。

郭喜军眼睛一亮：他就是时涛呀？

丁乐乐一脸严肃地说，我崇拜他。我去国防大学，就读他读过的那个班。

长廊般的军官宿舍，两列整洁的高低床、单薄到不能再单薄的被子和褥子、几乎无法分辨出彼此的卫生用具。在长廊般的军官宿舍一头，干净整洁地分隔出一个没有门的女军官宿舍区，那里只有一张高低床，属于被选拔进集训队的中尉护士长苏晴和少尉通讯师吴纪月。

先期到达的青年军官们相互大声打着招呼，他们的优秀，不少人是熟悉的，就像一片草原上奔跑得最快的那几头雄狮、一片天空中飞得最远的那几只雄鹰。

时涛走了进来，常凯平和靳大为迎了过去。

靳大为走近时涛，伸出他的大巴掌，时涛伸出他的手，两只手接近的一瞬间，靳大为使了个大背，试图将时涛擒住，时涛早有防备，出手如风地一带身边的常凯平，让他替自己做了人盾。

靳大为说，想从我这儿把红一连抢走，没那么容易。

时涛一笑：谁告诉你我要去红一连。

靳大为说，步兵旅的刀刃是红一连，你我是最出色的，你到集训

队，不会选择后勤保障大队。

时涛眯着眼冲靳大为又一笑，把靳大为笑得寒毛直竖：我原来还真没想过，你这么说，我倒真对你的水帘洞感兴趣了。

靳大为为笑着一瞪眼：你试试，我会让你站着进红一连，爬着出来。

时涛说，算挑战吗？

靳大为说，克劳塞维茨的新版《战争论》，我弟弟刚寄来的，90天后，你要赢了它归你。

时涛说，我送你十套，英文版的。你手下有个兵叫丁乐乐，广东宏远队的门就像他的家，你给我全套甲 A 的赛季票。

靳大为说，你还真打上我的主意了？

常凯平把两人拉开，问时涛：苏晴呢？你没带她一起过来？

时涛说，如果她愿意，她可以为自己弄到一架直九，直接在这儿空降。

靳大为顺手从时涛头上取下军帽，飞碟似往一张床上一丢，示意时涛那就是他的床。帽子十分准确地落到枕头上。

此刻，秀丽宁静的苏晴和吴纪月青春盎然满脸是汗地进来了。青年军官们一看见两位漂亮而富有活力的女同伴，认识的都撇开正说着话的同伴，迅速地站成两列，有节奏地鼓着掌，高唱迎宾曲，夹道欢迎。

高博看见苏晴，殷勤地挤了过去。

高博说，苏晴，我说把你带过来，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就差没用预警雷达系统了。

吴纪月快嘴快舌地说，10公里越野20分钟，我的妈一路超了好几辆车，苏晴说她闻到了72种花和36种树木的味道。

高博说，闻那个干吗，我那儿有正宗“毒水”，樟木的，战友从西藏带来的，送你们一人一打。

苏晴往高博身边一贴，嗅了嗅高博。

高博问，干吗？

苏晴说，本护士长诊断，你患有轻微盲嗅症，野外生存科目将会

是你的弱项。

高博自负地：你放心，我会为我的士兵找到不低于 72 种可食性植物的根茎和果实，也会判断出五公里之外对手没有擦拭过的自动步枪。

苏晴并不理会自负的高博，径直朝时涛走去。

吴纪月边走边说，你太不把苏晴放在眼里了，她是全军区最优秀的护士长兼营养技师。

高博望着吴纪月的背：我是全军区最优秀的作训参谋，我跟她惺惺相惜。

吴纪月说，美得你吧。

苏晴走近时涛：嗨，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凯平的导弹快艇到不了这儿，你总可以捎我一脚吧？时涛不说话，往苏晴身边凑，在她身上闻了闻。

苏晴不解地问，干嘛？

时涛一本正经地说，本作战参谋诊断，你患有严重的致迷症，不适宜 15 公里越野。

苏晴迷茫了：什么意思？我怎么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她认真地闻自己。时涛凑近了，放低声音：你一出汗就有香味，让人犯晕，不是致迷症是什么？

苏晴明白过来，朝时涛扑去：时涛，我把你制成标本！

时涛山猫似地越过床溜掉了，常凯平大哥似地过来拦住苏晴。

苏晴说，凯平你从中学护他到现在，还要护他多少年？

常凯平答非所问：先把行李放下吧。我是学员队长，我替你们隔了一下门，这样你们好换衣裳。

吴纪月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单间？我听罗大佑的时候想哭怎么办？

靳大为笑着说，你叫高博，高博送你一打卫生纸。

众军官开心地笑。

趁别人说笑的功夫，苏晴绕到时涛的床边，从背包里掏出一样东西迅速塞到时涛手中。

时涛看，那是一只小盒子，他把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个弹簧人像框。他按了一下弹簧人，弹簧人兴奋地上下跳动着，并发出怪怪的声音：“别烦我。”

时涛被弹簧人滑稽的神态逗笑了，他顺手翻了过来，苏晴笑得十分灿烂的脸映入他的眼帘。时涛冲苏晴笑了一下，很喜欢地往兜里揣。

靳大为听见“别烦我”的叫声，过来要从时涛手中夺过去看，时涛不给，两人争抢着，靳大为组织青年军官们上去起哄。

这时，何志远一脸严肃地进来了，手背着，一双高腰皮鞋磕了磕门。

常凯平喊了声口令，青年军官们迅速排好队站立整齐了，依然是两行。何志远慢慢从队列中走过。

何志远说，我相信你们每一个在自己的电脑终端上已经读到过教导队的作息时间表了，现在不是联欢会的时间。常凯平答到：是，队长。

何志远接着说，每天早上五点四十五分起床，起床号一响，你们就得冲进盥洗室，在十五秒之内连同你们那些让人痒痒的绒毛一起把你们骄傲的微笑给我剃掉……

高博说，报告队长，苏晴和吴纪月剃什么？她们可是女的。

年轻的军官们把目光投向队伍中的苏晴和吴纪月，发出一阵哄笑。

时涛、常凯平和靳大为没有笑。他们是从容的，但不张扬，那是一种底气。靳大为的目光始终在何志远身上，透露出敬佩的神色，没有任何形体动作让人犯疑、声音如蚊却充满了预见性：他在找死。

何志远就像一头嗅觉灵敏的老豹子，根本不需要询问和搜索，返身走到高博面前站下了，目光如隼地盯着他：如果你觉得还有足够的幽默需要发挥，我会考虑这个，你的训练和考核科目比别人多一倍，我保证你到时候会笑得尿裤子。

何志远说罢，就像拍过一只蚊子似地转身走开了，并且继续说下去，高博则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向苏晴投去热烈的一瞥。这一幕被

林中麂子一般敏锐的时涛、常凯平和靳大为三人收入眼帘。

何志远说，欢迎你们再一次回到这个让你们头疼的地方来，面对一个让你们恨得咬牙的老豹子。我知道你们怎么想或者将会怎么想，不过你们最好学会保护好自己，因为你们又成了我这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

何志远走到苏晴和吴纪月面前站住：我很想对你们说声对不起，前提是如果你们是妈妈的乖女儿、男朋友的心头肉。这里没有丫头，这里只有军人，全军最优秀的军人，我是说假使你们没有提前离开这里的话……现在训练场集合！

训练场。年轻的军官们身着作训服，列队站在何志远面前。

何志远延续着他在宿舍里的话：……你们是全军的骄傲。90天的淘汰训练和考核，120个人当中只能留下12名，如果你们趴下了，站不起来了，被你的同伴打下去了，那你们过去的那些功勋连屁都不是，你就给我出局，打着背包走人。我只要留下来的那12个人——12个驻港部队中的精英……

短促有力的口令声、整齐划一脚步声……

何志远在各种训练组合中快步穿行着，喋喋不休，仍然延续着刚才的话，但此时他的话已经不是七七式狙击步枪冷漠的击发，变成了九六新式机枪短促的、略带躁动的连发。

何志远说，……你们最好保持低调，像一头呆头呆脑的傻狍子，不要试图判断我的眼睛是不是粘在你的背上了。大帅哥，我不要你用每分钟七十五发的射速认识战友歌舞团里新来的那个小丫头，但你们得以那样的速度学会尽快适应我的训练计划……

时涛此刻像一头受了惊的羚羊，后面跟着马鹿一样灵敏的常凯平和靳大为，三个人飞快地跃过高墙、低网、独木桥、壕沟……

靳大为想追上时涛，心一急，衣角被铁丝网嘶啦一声拉掉了一块，血渗了出来，他看了一眼，不顾一切地扑进泥泞中……

何志远还是说个不停：……我不会表扬你们，不会拍着你们的脸蛋儿说你们是好小伙儿，你们得到的赞赏太多了，多得你们已经不知